

古本大學輯解



14889

古
本
大
學
輯
解

楊
宣
驊
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古本大學輯解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八·一五一

古本大學輯解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古本大學輯解序

自今本大學列於四子書，而孔門相傳之原本，不著於世久矣。帖括家非傍朱子門戶，無以博科第，訓詁家如大全摘要等書，汗牛充棟，非襲朱說，將視爲覆瓿物，無以傳世而貌榮名。朱子章句，誠多精詣，而一家之言，豈盡合聖賢之指。況改二千五百餘年之成書，斷以己見，理雖可通，說究無據。且前此有二程子改本，後此有王氏柏、蔡氏清、高氏攀龍、葛氏寅亮、季氏本、豐氏坊改本，紛紛異說，何去何從，不獨禮家聚訟矣。漢註雖疏，而原本非僞，閒以語人，未免少見多怪。故世所傳大學本，皆朱門之書，非孔門原書也。伏讀欽定禮記義疏，特存古本，以朱子章句與鄭孔同列分注，四庫全書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仍有用古本者，亦有不以今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據此見大學一書，仍當以孔門之書爲定本矣。前明王文成公著大學或問，發明古本義指精當，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一語，提綱挈領，得賢聖嫡傳格物之義，訓物爲事，訓格爲正，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靜，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一書，概以遏欲相警切，而猶未正言格物之爲去欲也。至國朝錢塘毛氏先舒格物說出，而格致之義始定。定興鹿太常善繼、容城孫徵君奇逢說約近指兩書於大學義蘊闡發精透，而章次仍襲今本。安溪李氏光地著古本說，少所發明，以知止節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抒其獨見，實非確解。惟近世任邱邊氏廷英古本大學說，以中庸

自明誠之義爲說。求之全書。無不脗合。解正脩章。尤足破諸說之誣。鄉先輩王氏定柱著大學臆古義理。該貫。間見層出。今輯此書。據邊氏王氏之說。而以說約近指精義實之。格物從毛氏訓。全書大旨則專宗陽明。間以管見疏明。俾學者因此覩孔門之書。學孔門之學。而嘗餘姚爲近禪者。破除夙見。庶不至株守一家之說。而失於支離也。夫同治四年閏五月中澣之末。晉州楊賈驊謹識。

首錄戴記大學本。遵御書。存真本也。節錄漢鄭氏註。唐孔穎達疏。存原解也。原解之誤者。後儒可更。是者不必更。更則益其誤也。次以陽明先生大學古本序及大學或問。存真解也。程朱之解在前。豈無得其解者乎。何以不錄。夫人而誦之矣。陽明之解。世人動以近禪譏之。而未見其解。不識其是禪非禪也。耳食者吠聲。假使前人以學庸論孟爲禪。當必相與禪之。全錄之。俾學者熟玩之。而後知譏陽明爲近禪者。泥於程朱者之誤也。次以毛稚黃格物說。表特解也。次以大學淵流辨。使人知今本爲改本。非原本卽非真本也。附親民親字。身有所忿懣。身字之解。使人知古文字未嘗誤。改本以爲誤。而擅易之。適以爲誤也。次以古本纂註。使人知有真本自有真解。陽明尙矣。鹿伯順。孫夏峰。諸君子。讀書必求諸心。不爲帖括所囿。皆得其解也。終以古本大學解。予學疎識淺。非敢謂解無不是也。後有解大學者。聊備一解。以索解人。賈驊又識。

吾師鐵帆先生。著古本大學輯解。中庸本解成。同人屢議刊行。先生輒以未爲定論辭。迨先生歸道山。及門方謀付梓。而王君文泉慨然獨任之。文泉爲先生高第弟子。學問淹博。生平多義舉。其篤於師門。尤爲人所不及。刊工甫竣。文泉亦去世。茲與同人重加校訂。籌資印行。嗚呼。世以讀經爲帖括之資久矣。先生此書。言言心得。非同勦說。後之讀者。尙其反身切己。深體默識。以求聖賢之遺意。勿徒取以弋名焉。庶不負先生著書之意也。夫。光緒壬辰仲秋。受業李鳳閣謹跋。

古本大學輯解卷上

清 晉州楊賈驊述

禮記大學第四十二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孔氏穎達曰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心定無欲故能靜靜故性情安和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孔氏穎達曰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總包萬慮謂之心爲情所意念謂之意

致知在格物

鄭氏康成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鄭氏康成曰：壹是，專行是也。

孔氏穎達曰：天下平，則上明明德於天下，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爲本。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鄭氏康成曰：謙，讀爲慊。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鄭氏康成曰：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詩箋云：還爲恂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初習謂

之學。重習謂之脩。亦互而相通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鄭氏康成曰。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又有樂利以及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小人美此前王。

能愛樂其所樂。利益其人之所利。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鄭氏康成曰。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

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鄭氏康成曰。極。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

新民也。詩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

德而自新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又云此記斷章。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此謂知本。

鄭氏康成曰。本謂誠其意。

孔氏穎達曰。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孔氏穎達曰。此覆明前經正心脩身之事。言因怒而達於正也。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教反。

鄭氏康成曰之適也。辟音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教情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

孔氏穎達曰。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若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身既不脩。不能以己辟人。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孔氏穎達曰。機。謂關鍵也。動於近。成於遠。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是故君子有誥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孔氏穎達曰。諸。於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孔氏穎達曰：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詩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倍，或作倍，音佩，借樂音。佩，本亦作倍。矩，或作巨。

鄭氏康成曰：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脩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悉備舉。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鄭氏康成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節，前切反。又如字。辟，與僻同。匹亦反。

力竹反。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鄭氏康成曰。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

孔氏穎達曰。德能致財。財由德有。外。疏也。內。親也。君若疏德而親財。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

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則民亦悖逆君上而入。謂拒違君命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鄭氏康成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鄭氏康成曰。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亦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休休寬容貌。何休註公羊云。美大之貌。實按書本文。寔是也。正韻寔與實通。韻會以通爲觀。

孔氏穎達曰。實是也。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之子孫。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利益哉。媚妒也。尙書作冒。謂覆蔽也。非惟不能保我子孫。衆人亦曰殆危哉。

唯仁人放流之。逃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于萬反。

鄭氏康成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氏康成曰。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案書傳。士飾車駢馬。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故知士初試爲大夫。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